

无声的告别

□ 扬 江（上海，公务员）



漫画 / 崔泓

几个月前，母亲就对我说了，怎么好久没收到烂麻皮舅舅的消息了。烂麻皮舅舅是我表舅，所谓烂麻皮，其实是他小时候患过天花，脸上坑坑洼洼的，兄弟姊妹间私下称呼，并无过分贬损之意。母亲和亲友们建了一个群，而这位表舅几乎每日发段文字，诸如“开心是一天，不开心也是一天”“想吃就吃，想喝就喝，每天的日子好好过”等等，也不期待别人回应，自得其乐，显示了老年人乐观的心态。表舅比母亲小一岁，五年前他八十寿宴，我陪同母亲参加过。那时他精气神还不错，笑咪咪的，能喝点酒、抽支烟。

又过了几天，我让母亲打他电话

问问，但拨过去竟是空号。母亲还打了电话给表舅的二哥，和二哥二嫂通了话。二哥身体状况不佳，说话不利索，二嫂还可以，表示前几个月在路上还见过表舅的女儿，对方说父亲一人独居、情况还好。表舅大哥早已仙逝，与二哥关系也不睦。母亲能知道的，也就这些了。当晚，母亲做了一个怪梦，似乎有人推了她一下，想告诉她什么，她没看清谁，却在梦里哭叫起来。翌日，母亲提及此梦，我让她问问与表舅联系较多的亲戚。问了一个，也说不清楚，但提供了表舅女儿的电话。母亲与表舅女儿取得联系，令人惊愕的是，一个多月前，表舅就殁了。她女儿说，是父亲不让通知大家的，就她和丈夫，

为父亲送了行。

一种沉痛攫住了我们的心肺。说实话，我与表舅接触不多，记得幼时母亲曾带我去他家玩，临走时，他发现我拿着一本连环画，从我手上拿走了，说这是借单位的，得按时归还。为此，我被母亲严厉地教训了一通，我觉得有些委屈，分明是他家孩子同意借我的，我没有自说自话呀！后来不多久，姑婆婆去世，我们全家去守灵。中午，大家围坐在一个圆台面，姑婆婆的儿媳弄了一桌菜。不知怎么，表舅与姑婆婆的儿子（后母亲告知是领养的儿子）吵了起来，表舅一怒之下，掀翻了桌子。幸亏我父亲在场，及时制止了事态的发展。据母亲说，表舅是不满姑婆婆的儿子媳妇对姑婆婆不孝顺，所以大光其火的。

我后来才知道，表舅的妻子三十多岁便瘫痪在床，表舅服侍了她三十多年之久，毫无怨言。这些叠加成我对表舅的印象，他是一个真汉子。这次秘不发丧，大概是因为他不想打扰到别人吧。

不告而别的人，这些年多了起来。前两个月，还有两位熟友走了。消息都是在过了葬礼后才知悉的。他们走得悄然无声，而活着的人，满怀情意，总记挂着他们，不无缅怀。对这些好人、平凡之人，我真诚地祈愿他们在另一个世界快乐永生！